

中集

替天行道

新水滸傳

散髮生著

新 水 滄 傳
(集 中)

替 天 行 道
散 髮 生 著

香 港 南 天 書 業 公 司 發 行

新水滸傳

上中下三集

著作者：散

髮

生

出版者：香港南天書業公司

發行者：香港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〇七至一一五號
電話：七三三九七・七二五九三二

發行人：李

吉

如

定價：全三集
精裝港幣廿六元
平裝港幣十八元

一九七〇年三月在香港印刷發行

新水滸傳
中集

替天行道目次

第一回

心事早安排
童謠原委幻

坐次分明新壓舊
行爲隱密敵能親

(一)

第二回

至孝感神靈
深情愁逆旅

袖裡乾坤人天合一
枕邊魂夢喜怒無常

(二四)

第三回

無暇計雄圖
有情輸咫尺

關心最是顏如玉
鑿壁依然聽不聞

(四六)

第四回

希聖希賢
有和有倡

惶惶且學猱升木
侃侃偏能鬼唱歌

(六九)

第五回

舊怨初銷
離情未已

承歡漫許傾城色
抵足難辭奪婦心

(九一)

第六回

春色滿官家
豪情推浪子

況又是財源廣進
胡爲乎好事多磨

(一一二)

第八回

巧語逼真情 畢竟燈前餘反覆
英姿攀慧眼 居然馬下喚爺娘

(一五八)

第九回

幕天席地好風光 乾綱已矣
殢雨尤雲空悵望 孝道如斯

(一八一)

第十回

一諾感冰人 雲破月來空爛漫
終宵探綺陌 桃僵李代總荒唐

(二〇四)

第十一回

溫柔不住任何鄉 元戎在此
殺伐有功功莫錄 軍令難當

(二二七)

第十二回

急淚返香魂 孝義管他王八蛋
孤行違眾志 權宜看我智多星

(二五〇)

第十三回

罪不容誅 叱咤堂前難覓操刀手
心尤未已 週旋帳下空勞急色兒

(二七二)

第十四回

長夜說縱橫 共仰英雄出巾幗
傳言添嫉妒 初聞法紀在勾欄

(二九五)

第十五回

大帽子 壓將來 漫道敬恭桑梓
狼排場 推不脫 原宜顯耀威風

(三一八)

第十六回

興師動衆究何求 俏冤家樂樂

(三三九)

第十七回

粉墨卽登場 再拜夫人稱禮數

(三六三)

第十八回

衣錦耀鄉閭 怎少得顛鸞倒鳳

(三八五)

第十九回

穿堂欺弱息 終須是敬老尊賢

(四〇八)

第二十回

慾壑有多端 終須暫斷榮華夢

(四三一)

第二十一回

天書無善策 豈期重續弟兄緣

(四五四)

第二十二回

富貴仰雲山 眼前攬得顏如玉

(四七七)

權威推太守 耳畔驚聞義薄雲

狠心借取殺人刀 毒毒毒

仗義收容假面賊 糟糟糟

肝胆輪囷 剩有青山埋碧血

心腸舛戾 終教虎帳踞奸雄

第一回 心事早安排 座次分明新壓舊 童謠原委幻 行爲隱密敵能親

梁山泊首領托塔天王晁蓋，親率一班兄弟，刦了江州法場，救出宋江，戴宗，而且又殺上無爲軍，生擒黃文炳，並在穆家莊，將黃文炳割了，總算替宋江報了大仇。這時候，揭陽三霸，當然都只有投奔梁山的一條路了。然而，人多勢衆，此去梁山，山長水遠，爲了方便，不能不分批而行。在穆家莊上，晁蓋要宋江等先行，自己留着斷後。宋江心裏，却有了不同的想法。一則，晁蓋斷後，一切當然仍得由晁蓋發號施令；晁蓋就此多有了與揭陽三霸及戴宗、李逵等更多單獨見面的機會，自己果真先行，則這一班自己結交而來的心腹，就不易僅爲自己所用了。他也不待晁蓋詳加分配，卽道：「哥哥是一寨之主，怎能斷後？還是哥哥先行。」晁蓋並沒有甚麼私心，却道：「我走在最後，如有甚麼風吹草動，也易於安排。」宋江笑道：「哥哥不必憂慮了，小弟早已想定了秩序。」立即從懷裏取出了一張名單，念道：「第一起，晁大哥、花賢弟、戴院長、李逵與小弟。第二起：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猛。第四起黃信、張順、阮家三兄弟。第五起：穆弘、穆春、燕順、王矮虎、鄭天壽、

白勝。每起相隔二十里而行。朱貴、宋萬兩位作前哨，趕回山寨報知消息。」宋江念完之後向晁蓋道：「大哥對我這分配，覺得如何？」晁蓋點着頭，只道：「讓我走在前面，太輕鬆了。」宋江即道：「小弟陪着大哥，隨時也好商量。其實，這一起，全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對花榮是看得極為重要的，他是宋江在梁山寨裏安下的主要勢力，又有吳用，並有花榮，整個梁山泊，就易於支配了。宋江念出來的名序，也就是統帥的軍令了，晁蓋既無意見，就此收拾起程，宋江與晁蓋等一行五人，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首先出發。宋江在晁蓋之前，特別顯得恭順，也不知說了多少感激的話，對梁山泊前途極樂觀，將晁蓋說得滿懷高興。晁蓋認為山寨裏有這樣一位好幫手，當然是山寨之福。第一晚，宿在客店裏，宋江與晁蓋抵足而談，宋江道：「山寨裏又得了許多新頭領，將來望風來歸的，憑小弟的交遊，定能招致不少。哥哥的高見，我們應該先作些甚麼？」晁蓋道：「山寨愈興旺，定遭官方之忌。我們回山後，即須加強訓練人馬，修理城垣，預備與官軍打幾場硬仗，使他們以後不敢輕視梁山泊。」宋江道：「哥哥所見甚是。祇是，官軍如果愈來愈多，傾全國之力，僅憑我們一個水泊，也難抵擋。」晁蓋笑道：「官軍當然財富人衆，不過當今四方豪傑並起，又復強隣壓境，於今宋天子，也調不動許多兵馬。難道就爲了我們梁山泊，而撤下他的邊防重兵？何況朝中正多奸臣，也容

不了一名在外立下大功的武將。據我看來，梁山泊雖小，對官軍却不必耽心。幾次硬仗，給了他們一點顏色之後，他們也不敢前來干擾了。」宋江道：「雖然如此，我們也總不能在水泊裏過上一輩子。」晁蓋大笑道：「就是在東京爲官作宰，也不一定比在水泊裏過的自在。不過，這是我的粗鄙之見。仁兄不知以爲如何？」宋江道：「落葉歸根，我們總得尋一個正途出身，小弟在江州時，就時常有此盤算，可惜天不從人願，白費了一番心事。此中苦楚，大哥或者尙有所不知。」宋江的本意，原是想將自己在江州的荒唐。順便向晁蓋洗刷一番。晁蓋却毫不在意的道：「這些狗官們，總是不宜好好打交道的，不給些顏色，他們就不知好歹，仁兄大仇得報，還提他作甚！」

宋江見晁蓋對自己在江州的行爲，所知似尙不詳，也就不願再提了，卽道：「將來哥哥如果做得一位大將軍，小弟等追隨左右，馳騁沙場，落個封妻蔭子，也不枉我們一場結義，不知哥哥有沒有想到這一點？」晁蓋頓一頓，道：「這雖是一個好想法，恐怕那些做官的就不會輕輕放過我們。」宋江道：「這也事在人爲。」晁蓋一笑道：「此時言之過早，還是留待以後再說吧！」宋江留住性命，仍然未曾改變他的升官發財美夢。他想先行試探晁蓋的志向，如果晁蓋與他一樣，這就會使宋江大失所望。因爲晁蓋是首

領，縱有招安的機會，也以晁蓋爲首。現在知道晁蓋全不以「招安」爲最後的希望，心下反而高興了。兩人背道而馳，自己能找到招安機會，就是自己一人的富貴，與晁蓋無份，至於如何着手，當然還得與吳用會晤之後，才能共策進行。第三天，經過黃門山，這是一座十分險峻的山頭，這樣的山頭，定是藏有大夥英雄豪傑的，宋江恃着身邊有晁蓋、花榮、李逵，後面還有大夥兄弟，當然毫無所懼，也正是顯露自己招賢納士的身手的好機會，一帶馬韁，竟走在最前面。果然不出所料，山嘴上一陣鑼鼓響，閃出了三五百名嘍囉，當先簇擁出四名好漢，擋住出路。李逵掄起一對板斧，就待向四人砍了過去，花榮也彎弓搭箭，正待發射。宋江忙道：「兄弟不得魯莽！」一面阻止了李逵與花榮，一面滾落馬鞍，跪在地上，道：「四位好漢，小可宋江，從江州前來，與梁山泊晁天王一同回轉梁山，不知四位好漢在此，未曾專誠拜訪，尙望多多恕罪！」那四名好漢聽說是梁山晁天王在此，又見到李逵的凶猛與花榮的箭鋒遙遙相向，心上早已減了銳氣。

四條大漢中爲首的一位，立即撇下手中軍器，也翻身下馬，跪到了宋江面前，道：「原來仁兄就是晁天王大鬧江州所救回的宋公明哥哥。我們正是想在路上迎候哩！哥哥快快請起，不要折殺小弟了。」

這時，晁蓋與戴宗兩人，正挺着朴刀，站在稍後之處。晁蓋見宋江急忙趕了上去，還以爲他與這四名好汉是舊相識，想不到他竟是上前跪在地下。這行徑，看在晁蓋的眼裏是並不十分受用的。

托塔天王，是一位威風凜凜的英雄，縱使結交朋友，也有一種結交的風度，動輒下拜已是過於卑賤，何況所拜的，並非舊識，豈不成了一個磕頭虫？所以，晁蓋知道宋江並不認識這四人之後，心中便有一種對宋江鄙屑的味道。在宋江與四人對話時，晁蓋聽得分明，却仍然站住不動。

宋江在四人拉拉扯扯中站起身來，才問明了四人的名字，果然是佔着這山頭的四位草大王，姓名是摸雲金翅歐鵬、神算子蔣敬、鐵笛仙馬麟、九尾龜陶宗旺，宋江欣欣得意，領着四人來拜見晁蓋，晁蓋對這些江湖兄弟，素來都是極爲重視的，雖對宋江的動作有些不悅，仍是熱忱的接待歐鵬等四人。

宋江却拉住他們道長論短，道盡了仰慕之忱，更直接的即勸四人一同前往梁山，四人立即答應了。當然，在四人的眼裏，宋江是最够朋友，最好作朋友的人了。於是，一行在黃門山大寨裏過宿一宵，歐鵬等帶着三五百名嘍囉，就成了大隊人馬中的第六起。

晁蓋生性豪放，也從來不拘小節，能够收得歐鵬等這一枝人馬，心中十分高興，對

宋江的鄙屑行爲，轉瞬即已不再放在心上。宋江却因此而顯得十分得意，途中，即對晁蓋道：「小弟在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風險，却也結納得這多兄弟，爲山寨添了不少的力量。相信，將來定有更大的發展。」這也是事實，現在新添的兄弟，也都可算是宋江結納而來的。晁蓋不以宋江之言爲意，反而大加讚賞。宋江隨即道：「今天同哥哥回山之後，小弟一定要全心全意，多出些力，相助哥哥。」

晁蓋大喜道：「正是要仁兄負責策劃，像我這樣粗鄙之人，很多事是一時想不通透的。」宋江忙道：「哥哥今後但聽小弟說話，小弟自有分數。小弟是死心塌地，與哥哥同生共死，哥哥一切放心好了。」晁蓋怎知宋江的這番話就是以後僭權的張本？他所有的，全是一股江湖義氣，宋江說到同生共死，晁蓋更是說着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兄弟之間，絕不要分彼此之心，見得到的，誰都可以拿主意。

他們一行高高興興的回到了梁山泊，留守山寨的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再加上新邀上山的蕭讓與金大堅，都一齊下山，將晁蓋等迎上聚義廳。

宋江見了蕭讓與金大堅，又是一番特別殷勤，兩人正爲着那封假冒蔡太師的文書露了破綻而惴惴不安，見宋江全不爲意，對他們的書法與彫刻，贊不絕口，兩人果覺得這位宋公明哥哥真不愧是呼保義及時雨。

吳用又從中道：「山寨裏有了這兩位書畫金石的高手，今後正多倚仗之處。」宋江雖未十分明白吳用的言中之意，但，見到吳用如此說法，其中必另有原因，更加對兩人推重得無微不至。

這時候，聚義廳上，已設下了座位，焚了一爐好香。照山寨的規矩，既有新頭領入夥，就得正正當當，安排名次，以便調派。

晁蓋即向宋江道：「仁兄飽讀詩書，經綸滿腹，而且相識滿天下，正可做本寨之主，這第一把交椅，非宋仁兄莫屬。」晁蓋的一着，可出於宋江意料之外，他從未想到晁蓋就會如此讓位。

宋江雖然心裏老想着的是這第一把交椅，只可惜，事前全無準備，貿貿然就此就坐，這件事，過於突兀，恐怕不大妥當。用眼向吳用一望，吳用即道：「晁大哥可太謙了，宋大哥雖是名滿天下的仁義之士，這梁山泊，却全是晁大哥一手創立起來的。晁大哥就在此御下責任，豈不使全山寨的兄弟都會感到不安。」宋江對梁山泊的實際情形，所知不過是的外表而已，一切都全賴有機會再向吳用打聽。

吳用既有此言，也就忙道：「哥哥說那裏話來？哥哥原山寨之主，宋江大不了也還是初次正式上山加盟。宋江萬萬不能從命！」晁蓋即道：「你一心一意，爲了我們，

也爲了山寨，你應該坐上這交椅。」宋江向廳裏衆人一望，竟沒有一人表示意見，大家都只望着晁蓋與自己，像是全無主張。這情勢，宋江焉有不明之理？事實上，宋江雖是收來了甚多頭領，這些人，除了花榮、秦明、黃信之外，都是與宋江一樣，剛剛踏上梁山泊，一切生疏，又怎能表示自己的意見。這時候，連花榮、秦明也一言不發，當然另有道理，宋江只得道：「別的不說，哥哥的年齒，也長我宋江十歲，宋江坐在第一把交椅上，豈不自羞？」

宋江將推辭的理由扯到年齒方面，也就是表示自己其他方面都勝過晁蓋，如果衆頭領中有人稍加辯論，宋江就可成爲無理可說，不得不勉爲其難的坐上去了。但，仍是無人發言。宋江知道時機確未成熟，拉住晁蓋，強行納上第一把交椅。

宋江向晁蓋倒身下拜道：「哥哥如不就位，小弟就願死在哥哥之前。」吳用與公孫勝也一同上前，將晁蓋按住了，首先拜倒下去，並高聲道：「小弟等參拜哥哥！」廳裏衆頭領，不論新舊隨聲應和也都行了參拜禮。

晁蓋一面回拜，也只得道：「小兄就僭越了！」

梁山泊自經秦明定下軍律之後，一切都有了制度，晁蓋坐定了第一把交椅，就是一寨之主，其餘位次，就待晁蓋決定了。

晁蓋第一句就是：「請宋賢弟坐第二位。」宋江還待讓辭，吳用與公孫勝已將他按倒在坐位上，衆頭領也一齊歡呼。依次，晁蓋派定智多星吳用坐第三位，入雲龍公孫勝坐第四位。正待繼續派定第五位時，宋江經已計上心來，即道：「目前不必分定高下，梁山泊原有舊頭領，一律在左邊主位上坐，新到的頭領，在右邊客位上坐。等將來立下功勞，另行編配位次。」

晁蓋這時：也正爲這問題有些躊躇不決，如讓舊頭領都列在前面，也似乎不妥；讓新頭領坐在前面，更是不妥。聽到宋江的這一安排，竟覺得甚是入情入理。晁蓋點頭稱善，宋江則正中下懷，就此將新舊頭領分成兩條界線，就清楚的擺出了宋江在梁山的力量。

於是，左邊一帶，僅得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而右邊一帶，以花榮爲首，依次是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即是說，左邊僅得九人，右邊却是二十七人，三倍於左邊。

右邊交椅擺了一長行，左邊却短短的，甚不相襯。晁蓋道：「一邊太多，一邊太少

不如請幾位坐到左邊去。」宋江忙道：「哥哥，新到的頭領，寸功未立。目前應該如此，將來也必定再行調度的。」晁蓋却道：「彼此兄弟何分新舊？何況新頭領中，多是曾替賢弟出過力的。」

宋江連忙離座，躬身一揖道：「他們雖是對小弟錯愛，不惜出生入死相救，原只憑着與小弟的一點私交，今天小弟相率他們投奔前來，蒙哥哥收容，已是萬幸，這坐次問題，請哥哥不必再勉強了。」

晁蓋別無私心，見到宋江又將使出那跪跪拜拜的一套，晁蓋確有些不敢領教，也就即將宋江拉回原位，不再堅持。

跟着，酒筵已經擺上，外面鼓樂掀天，大家就開懷暢飲起來。

酒過數巡，吳用忽笑向宋江道：「宋仁兄，近來，省境之內，傳出了一首童謠，聽來頗與仁兄有關，不知你聽到過沒有？」宋江聽說一首童謠與自己有關，先是一驚，不知主何吉兆？而且，自己怎的會與童謠相應？宋江也曾讀過一點史書，深知能應童謠的，都是大人物，敢莫自己因了江州一場殺劫，就成了風雲人物？

宋江日夕都盼望自己揚名顯親，果有童謠，這就如願以償了。然而他的驚恐也因此而生，過去所作所爲，全是殺身滅族之事，經過童謠傳了開來，這罪名就更加不可收拾

了。忙道：「加亮兄聽到了什麼童謠？怎的會與愚兄有關？」

吳用慢吞吞的道：「這童謠，應在仁兄身上，將來必有一番大作爲哩！」宋江喜不自勝，卽道：「請將童謠唸來，給大家兄弟評一評！」晁蓋也插口道：「最近的童謠？賢弟打何處聽來？」

吳用道：「就是那些打附近經過的客商們留下來的。僅只四句：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吳用唸罷，全廳諸人，有的點得到，有的還未聽清楚，又請吳用一字一字的再唸了一遍。

聖手書生蕭讓首先道：「這就完全應在宋公明哥哥身上。家字頭，下面一個木，卽是宋字。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加個工字，不是江字嗎？全應着宋哥哥的姓名哩！」宋江聽得前兩句，自己也高興了。可是後面的「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這不是指明了自己要作草寇終身嗎？不由得眉頭一皺，道：「賢弟，這童謠從何而來？愚兄在外，怎的全未聽到過？」吳用將眼角向宋江瞟了一瞟，道：「仁兄在江州，吃了官司，當然難於聽到。何況，這童謠還只傳播在山東境內。」

宋江對吳用的瞟眼暗示，頓有所悟，當然是吳用另有作用，才在這酒席上提起這童謠。在當時的民間，對童謠的來源，多認爲是神仙的傳授，也就是得之於天意，並不將